

滦平文史資料

第一輯

88

政协河北滦平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23. 15

目 录

前 言

滦平历史沿革	·····	尚济田 (1)
滦平县文物古迹地名传说考	·····	苗楠 (27)
滦平县行宫史考	·····	马万录 (40)
滦平沦陷前后的考证	·····	智勇 (52)
东营乡村民抗日纪实	·····	高振声 (54)
长城抗战滦平战地概况	·····	海生 (57)
小白龙——白乙化	·····	朱继宗 (63)
水字杆“土匪头”——袁水	·····	朱军 (71)
松奇讨伐队被消灭在张家坟	·····	赵文清 (77)
		马万录
解放前滦平县教育行政机构的沿革	·····	张翔 (78)
谈清朝的教育改革	·····	张翔 (80)
从“北京热河临中”到“热河省行 干校”的回忆	·····	张锡久 (82)

滦平历史沿革

苗 济 田

滦平单就其得名和滦平县的建置来说，时间并不长，只有二百多年。清朝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在原喀喇河屯厅的基础上，更名为滦平，建立了滦平县。

滦平的历史却是很长的，应该说和我们伟大的祖国一样，有几千年的悠久历史。从遥远的古代起，我们的祖先就劳动生息在滦平这块土地上，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勤劳的双手，创造了物质财富和丰富了祖国的灿烂文化。

滦平地处燕山深处，是个沟壑纵横、重峦叠嶂、犬牙交错的丘陵山地，或者说热河山地，水源极其丰富。有滦河（古代亦称：濡水、乌滦河等）、伊逊河（蒙语九曲河的意思，古称索头水，因奚族索头部而得名）、潮河（古代称鲍邱水、潮里河等）、兴洲河（古代称大要水、锡利塔拉河、舍利塔拉河——金色平原的意思），这些主要河流横贯全县，经过漫长的冲积，形成了许多肥沃的扇形小“平原”。两岸较高处又分布着无数的黄上台地，这些优越的客观条件，很适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从生产上来说，它适于渔猎，也适于游牧，更适于农耕。如果说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那么滦河、伊逊河等主要河流，则是滦平的先民们得以生存繁衍的最好条件。

滦平的地理位置是重要的，它地处塞外，靠近险关重镇古北口（唐及后人称虎北口）扼关内外之要冲，是华北与东

北、内蒙相连接的中间地带，是北京通往内蒙坝上草原与东北辽宁的一个交通要道。在历史上是兵家必争之地，是辽、宋往来的重要通道，是清代帝王出塞巡幸和木兰秋狝的必经之路和往来于北京、避暑山庄的御道走廊。

在历史的长河中，由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出现的错综复杂的局面，这里形成了汉族与北方各民族的融合地带。在这里劳动生息的既有汉族，也有北方各少数民族。在少数民族中既有过东胡族系的匈奴、山戎、乌桓、鲜卑，也有过肃慎族系的靺鞨和女真。这一带是中原文化与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相互交流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从这些年我县出土的数千件各个时代的文物，这一点也得到证明。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佟柱臣先生于1978年来滦平讲学时所说：“滦平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曾经演出过许多有声有色的民族关系史剧。”

从至今仍遗存在我县地上地下的古代文化遗迹看，有古代长城、烽燧亭障、古城址、古遗址、古墓群、古战场、古建筑、古碑刻。从出土和征集到的石、陶、铜、铁、瓷等各种器物看，有生产工具、生活用具。有各时代战争用的兵器，也有精工细琢的艺术品。这些遗迹遗物多数分布在滦河、伊逊河、潮河、兴洲河的两岸台地，或间避在山洞岩棚及窖藏里。

从这些遗迹、遗物中看出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很多的遗迹都是由于战争所形成的，例如村落、房屋毁于战火，人被杀戮、财物窖藏或疏散。

新 时 器 时 代

研究人类历史一般的从原始社会的早期旧石器（打制石

器)时代开始(约六十万年~一万年前),到目前为止,在滦平境内尚未发现这个时代或相当于这个时代的遗址遗物。而原始社会晚期新石器时代(磨制石器)与细石器文化的遗物却很多(约一万年~四千年前),有石斧、石镑、石铲、石锄。细石器有刮削器、石核和一些加沙粗陶片,这些石器分布的比较广泛,多数在河流两岸的山谷台地。

1983年5月金沟屯西村砖厂在后台子取土时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的古文化遗址,面积约三千余平方米,从地面暴露的迹象发现,仅古代房屋、灰坑、窖穴就有三十余座,经过试掘后,初步分析有三个不同时代的文化相叠积,即商以前的细石器、新石器文化,商(夏家店下层文化),西周晚期至春秋初年(夏家店上层文化)。出土的文物有陶器、石器、细石器、骨器等,即有渔猎用的石器,打制的园形石饼、石镞、烧制的陶网坠,又有农耕用石磨制的石斧、石刀、石铲、石锄等,特别是发现了许多原始氏族社会的崇拜物——石造象。这样丰富的古村落遗址在承德地区是少见的,这个时代的石造象更是难得的。地处滦河西岸开阔黄土台地上的金沟屯后台子遗址充分说明了我们的祖先在五千年以前就劳动生活在滦平这块土地上。

商、周

商周时代(约公元前16世纪——公元前771年,距今³580年—2750年),是中国奴隶社会的高度发展阶段,是青铜全盛时期。商代滦平应属于孤竹国以北的“土方”,(也称“鬼方”),还可以说处在孤竹国与鬼方的接界处(孤竹国是商朝的同姓封国。“鬼方”是商的属地。见《史记匈奴

列传》)。所在的民族，有人认为是东胡族，有人则认为是东胡族系的分支山戎。

周武王伐紂灭商以后，封召公奭(音是)于燕，长城以北的广大地区都是燕的北土，滦平当属于燕的管辖范围之内，居住在这里的民族，仍然是山戎。

关于商、周时代中原文化的典型遗物，到目前为止，在滦平县里尚少发现。但是我们这里有着属于这个时期的另一种类型文化，也就是夏家店下层文化(文化类型的名称取决于首先发现此种文化的地名)。征集了这个时代偏平石斧等石器，七八年春季在兴洲乡小城子村西山挖到了两座这个时代的墓葬，出土了两个细绳纹黑陶罐形鼎。八三年五月在虎什哈小水泉沟阳坡的墓葬中出土了这个时代的典型器物乳状形三足陶鬲、折腹罐等。这些都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遗物(相当于中原商代)，夏家店下层文化很可能是受中原龙山文化影响较深的地方色彩较浓的一种文化类型。

春秋、 战国

春秋时期滦平仍属于北燕(公元前770年——476年)国都城为薊——现在的北京，生活在这里的是山戎族，在山戎的东北部则是东胡族(有的认为滦平这个地方此时也是东胡族。见《史记·燕世家、齐世家》)。他们都是在燕统治下的不小的政治集团，有自己的军队，史记上还有过山戎兴师伐燕的记载。

从考古上来说，在滦平县发现这个时期遗迹、遗物多数都属于夏家店上层文化，有人认为这种文化很可能就是当时山戎族的文化。近些年来在滦平县发现这个时期的遗址和这

个民族的墓葬是很多的，大都分布在滦河、兴洲河、伊逊河、潮河的两岸，遗址所在位置较高，在第二台地或山谷顶上，墓葬也多分布在第一黄土台地之上。一九六〇年春在虎什哈营坊村西曾搞过一次遗址发掘，了解一下它的内涵，发现居住址是园形的，有灰坑、陶器以手制的夹砂粗红陶为主，双实耳高尖足筒腹鬲、豆、钵等。石器中有半月形双孔石刀、扁平石斧。这类的遗址中一般还要出现蚌刀、骨镞、骨匕、骨针等骨角蚌器及猪、狗等家畜骨骼。

这个时期的墓葬，主要有土坑墓和石椁墓两种类型。我们配合河北省文管处从一九七六年秋开始至一九七九年春连续三年在滦平县兴洲乡简子沟门发掘一处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的古墓群，挖了这个时期的墓葬八十三座（是一处几个时代相叠积的墓群），出土青铜器、陶器、玉器、玛瑙、骨、角等各种器物四千三百八十件。初步认为这个墓群是一处山戎民族的氏族墓地，从埋葬的习俗和出土的遗物分析，当时在此居住的山戎族已开始进入阶级社会，大部分都有木棺，并以马、狗、牛殉葬（最多的一墓殉三个马头或七个狗头），其中个别墓还发现了杀害奴隶殉葬的情形。这些墓葬一般都有比较丰富的随葬品，由此看来，这些墓的墓主人可能是氏族酋长或小奴隶主。杀人、杀牲口殉葬是商周奴隶社会的习俗，这些杀害奴隶的情景，反映了山戎族在其本族社会的发展和商周奴隶制度影响下，此时也进入了奴隶社会。

这种墓，男性死者除革制服装上嵌有各种形制的大小铜泡等饰件外，一般尸骨腰部两侧放有各式青铜刀、剑等武器和铍、凿、斧、锥等青铜工具，此外在下肢左侧放有长七十公分左右，革制或桦树皮制的箭囊，内储各种青铜镞、骨镞、

鸣镝若干枚。女性死者的尸骨上面，从头骨以下到膝盖以上都布满了各种用青铜、玉、石、骨、玛瑙制成的佩饰件，两耳部带数件大铜环，脖子上挂有青玉、玛瑙、绿松石等组成的项饰数圈。大多数男性死者的脖下前胸佩带有虎、马、鹿、蛙等各种动物形象的铜牌装饰品，这可能和这个民族的风俗、习惯以及图腾崇拜物有关。这些现象反映了山戎族有着我国古代草原游牧民族所具有的文化特色。属于这种类型墓群在滦平县分布很广。（滦平镇东街北山就有一个）。

战国时期（公元前475—221年），滦平属于燕国的渔阳郡管辖（渔阳郡治所在今密云与怀柔之间）。这时我国已进入封建社会。燕国是当时的七强之一，燕之疆土“南起滹沱，北达辽东”（《战国策》燕策），我国北方广大地区都统一于燕国的版图之内，《史记·匈奴传》载，“燕有贤将秦开攻破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造阳今张家口怀来大古城，襄平今之辽宁省的辽阳）。近年来经过调查已弄清了该长城在承德地区的走向：从赤峰西部大庙，进入围场的三义永公社，出围场的东城子入丰宁的燕子窝，然后由丰宁的边墙沟入内蒙多伦境。秦统一之后，为防御匈奴的南侵掠夺，在燕长城的基础上“因边山险，凿谿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群众传说中的秦始皇修万里长城，也就是这道长城（由夯土、芦苇柳条等筑成），我们现在叫它燕秦长城。当时的滦平是在塞内，而不是在塞外。此外在长城内外修筑了大量的、星罗棋布的亭、燧、障等军事防御设施，现在群众都叫它狼烟墩、炮台、望台。在滦平县的潮、伊、滦、兴及牯牛河川的两侧山脊上都能见到，此种烽、燧（烽火、燧烟）据初步调查全县就有八

十二座，多设置在视野开阔险要的制高点上或两河交汇处。有利于彼此照应，相互联系，有的是烽火台，有的是屯戍之所，有的是战争防御制高点。

解放后，在兴修水利、农田基本建设中，发现了许多战国遗址、墓葬，出土了大量的战国遗物。到处发现战国的燕陶釜（鱼骨盆）、燕刀币（明刀），为了有计划的进行研究，配合河北省文管处，承德地区文化局于78年秋季在兴洲乡小城子西山脚下，发掘了一个战国晚期庶民墓群，发掘古墓四十七座，（其中有一座用三个瓮罐套合在一起的儿童瓮罐葬），出土了一批一字形铁锛、陶罐、铜、铁带钩、骨针等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及部分装饰品，1979年春秋两季，在虎什哈乡营坊村炮台山上发掘一处战国时代的古墓群（也有春秋墓）和试掘一处古遗址，内涵比较丰富，出土器物共有一千一百七十六件。随葬品中有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各种兵器、车马具、货币等。其中青铜器里有：铜铎、铜凿、铜斧、铜剑、铜戈、铜削刀、铜钟、铜铃、铜觶、铜马衔、铜车轡、铜针、铜敦等。骨角蚌器里有：骨镞、骨哨、骨鸣镝、骨匕、骨笄、骨节约等。陶器里有加沙粗红陶豆、红陶碗、罍、细泥灰陶豆、陶尊等。金、石、玉器里有：玛瑙、水晶、绿松石、趾麟金等等。

根据发掘和出土文物分析，这个地区在战国时代有以下几个特点：

1、在族属上是一个多民族杂居融合地区，在文化上出现了以中原文化为主的逐渐呈现统一的现象。按有关史料记载（《史记·燕世家》）战国时代这个地区为东胡族。虎什哈炮台山墓群是战国早期的墓群，从墓主人的葬式佩带的遗

物，仍保留北方游牧民族的一些风俗习惯（例如：马、牛、狗头殉葬。脖子上有铜、骨、石珠、玛瑙、水晶、宝石等项链，游牧民族随身所用的铜斧、铜凿等器物。）可以认定死者多是胡人或匈奴人。但是从文化上看，主要还是接受中原的文化（例如兵器是标准的中原青铜剑、青铜戈、削刀、青铜敦、车马具及陶豆等）。在小城子西山发掘的是战国晚期（接近秦）的庶民墓群，从墓葬的形制、葬俗、随葬品来分析，死者多数是汉人，少数是游牧民族（例如大土坑合葬墓、生熟土二层台、佩带的铜、铁带钩等遗物）。由此是否可以推断在战国的中晚期这里的汉人逐渐多起来，中原文化为北方少数民族所接受，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一点还可以从滦河镇出土的一批文物得到证明。1958年基建施工，在西地出土一组大型陶器，包括兽纽盖鼎、高足豆、莲瓣壶、盘、匜、方足簋等大件仿铜陶器。这些陶器都是模仿春秋以来铜器形制，用朱砂彩绘出各种花纹的仿铜陶器，是典型的中原文化，主人是燕国的贵族。从等级来说，至少应该是这一带的统治者。

2、社会比较稳定，生产力比较发达。战国的居住遗址可以说遍布全县，川区、浅山区都有（多数在第一台地），鱼骨盆到处可见，明刀川区山区都有大批的出土，分析起来，我们这个地方在这个时期并不是什么塞外荒无人烟，而是塞内人烟稠密的地方。相对的说，社会比较安定，有些村镇的规模已经不小，（例如小城子、营坊等）。由于铁制生产工具广泛的应用到农业生产上来，生产力有明显的发展。1979年秋虎什哈营坊村东平整土地，一次出土战国早期生产工具铁镢就有二十多个，金沟屯曹窝铺后地出土的铁犁、铁镢、凹字型侈口锄等都是典型的战国生产工具。从出土的货

币看，这个时期的物资交流也是比较活跃的，除出土了本国各地铸造的燕明刀外，还出土了赵国在邯郸铸造的直背纯首“甘丹”（邯郸）刀币、白化刀币及赵国在晋阳（今山西太原）安阳（今河南安阳）铸造的平肩的耸肩的平足布币、尖足布币。（俗称裤裆钱、马褂钱）。

3、军事比较强盛，兵器比较先进。虎什哈营坊炮台山就足以说明。这是一个屯戍的战略点，原筑有三个连营燧、障，系夯土高台建筑，现遗存的一个高台，直径尚有十四米，四周筑有夯土围墙，实际上是一个小土城。围长六十七米。南面有八十公分宽的一个门甬。南侧有营坊生活区、兼有小规模作坊，看来当时有些小型工具、简单兵器等就可以就地加工制造，西侧是屯戍点将士的墓区。墓葬的年代从春秋晚期一直到战国的晚期，持续很长。出土的兵器青铜剑、戈等都是中原的先进的规范化的武器，而且锻造技术很高。

秦、 汉

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消灭了六国割据势力，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滦平仍属于渔阳郡管辖。秦统一后不久，活跃于北部的东胡民族强盛起来，逐渐南下。按有关史料记载，滦平此时为“东胡地，后并入匈奴”。（《承德府志》）。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前8年），汉承秦制，滦平仍属渔阳郡，位置在渔阳郡的中部（西汉强大北部疆域，在今内蒙闪电河以北，到翁牛特旗一带。）按《承德府志》记载：“滦平在西汉时……为匈奴左地，武帝时为右地、后入乌桓，在渔阳郡边外”，当时生活在这里的民族主要是匈奴、乌桓和

汉族。

东汉（公元25——220年）。东汉时期，北方鲜卑民族逐步强大起来，中原政权的势力逐渐削弱，疆域缩小，滦平大部分为鲜卑所占据，很小一部分在渔阳郡辖境之内，这里的民族主要是乌桓、鲜卑和汉族。

为了了解秦汉这个时代的文化面貌，近几年来曾搞了些调查，采集和征集了这个时代的一批实物，搞清了兴洲乡小城子汉城的规模和形制，可以初步确认它就是两千多年前的白檀县城。

几年来在兴洲乡的蒿子沟门、小城子西山、南山、县城果园等地发掘和清理了一批汉墓，共三十四座，出土各种器物一百四十件。

西汉社会在这里有相当长一段的稳定时期，白檀县城（小城子）则是这一带的政治中心。

我们现在已探明，兴洲小城子是西汉时期一个很大的古城，有27,600平方米，外城每边长约一华里左右（460米）呈正方形。内城，东西长260米，南北宽130米呈长方形。从城内出土的大量汉瓦及陶冶的地下管道来看，完全符合秦汉时期一般县城的规模，其内城则应该是上层统治机构的所在。

这座城所处的地理位置是非常重要的，南临忙牛河，东靠要水，背依西山，北有波罗诺梁做屏障，既近两河的交汇处，又当三川之要冲，是扼守去坝上草原通道的咽喉地带，自然是古代屯兵的好地方。

小城子一带出土了大量的铁制生产工具，大铁铤就有40.3公分长，43公分宽，重22市斤。（需五牛驾驶），这里的汉代墓葬相当多，数以千计。

还曾发掘到长五米，宽四米，有双斜坡墓道的中型木椁墓，出土大量陶器、漆器，还有铁剑、铜印章、带钩、五珠钱等。这些墓葬的主人很可能是古白檀城的上层统治者。

从多方面分析，西汉统治这里的时候，汉人的比数是不小的，中原文化是当时这里的主体文化。农耕生产有了相当的发展，稳定的社会生活，持续了很长一个阶段。

匈奴在武帝时徙而西北，王莽篡位后复扰近塞，东汉末期鲜卑族强盛起来，逐渐南移，从历史地图集看，滦平正好是鲜卑和东汉的分界，大部属鲜卑，只有古北口外一小部分地方是在东汉境内。

魏、晋、北朝、隋、唐

魏晋时期滦平这一带是鲜卑诸部杂居地区。魏时渔阳郡北为鲜卑地（公元220——265年）。西晋（公元265——316年）属燕国北境，为鲜卑段氏地。东晋十六国（公元317——420年），我国北方正是处在动乱时期，许多少数民族纷纷建立地方性政权。前燕（公元337——360年）为慕容氏地。苻坚时为秦地属幽州。后燕复国仍属幽州，后来为燕地属渔阳郡（一说为北燕地）。

北朝时期属于北魏（公元420——534年）安州广阳郡（今隆化）广兴县地。后并入库莫奚。北齐（公元550——577年）为安州库莫奚地。隋（公元581——618年）为渔阳郡外之库莫奚地。唐（公元618——907年）在檀州北属于唐控制的库莫奚族住地。

魏、晋十六国时期，连年战争，北方少数民族之间互相吞并，残杀，造成极大的破坏。隋唐初期，中原社会虽然统

一稳定一个阶段或出现过全盛时期，但这个地区仍为鲜卑和库莫奚等少数游牧民族聚居，比较落后，逐水草而迁徙无定居。因此，遗存下来的遗迹遗物极少。

八世纪中叶以后契丹强盛起来，迫使奚迁徙西南，奚聚居地迁到滦河中上游即承德地区北半部（包括滦平县），晚唐契丹势力进一步强大，迫使一部分奚族迁至北京西北，现在官厅水库一带，也就是后来所说的西奚，没有迁的为东奚。据五代史记载，这个时候奚虽仍射猎外，已“狍知耕种……边垦荒地……煮稞为粥”。据宋出使辽的使节记载：“出古北口到中京（宁城）皆奚境。”《承德府志》中载：“库莫奚其先东部于文氏之别种也，初为慕容晃（音“恍”）所破窜匿松漠之间，好为寇抄，魏太和四年之后，始与安营二州民杂居，渐徙而南散，居今滦平、丰宁县境”。辽契丹人统一这一带之后，奚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仍独立存在，辽代滦平的西境就是属于奚王府地。金灭辽时，奚也有独立活动，辽灭时，奚也曾建立独立的奚国，但寿命不长，仅存在八个月就结束了。金代时奚族仍独立活动，按金史记载奚族曾于金统治的中期在古北口外搞过大规模的叛乱，把当地的万户击败（注：万户为军制，统领千户，统兵七千以上者为万户，五千以上称中万户，三千以上称下万户），后又调集大量部队才予平灭，可见这次叛乱规模之大。平叛之后金把这一带奚的男人大部杀掉，妇女全分配给其参加平叛的部下。元代十三世纪以后，奚人逐渐被融合，其中很多人改了汉姓。

辽、金、元

辽（公元916—1115年）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契丹族建

立的政权。契丹族源于东胡，北魏以来游牧于辽河上游的西拉木伦河一带，隋唐以来契丹逐渐南移。唐初曾于当地置松漠都督府，并任契丹首领为都督。唐末，世居今巴林左旗的契丹迭剌部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了八部，公元916年建国称帝，与五代、北宋并立，后改国号为大辽。滦平一带在辽的初期太祖时即属于他们的版图之内，我国北方包括燕云十六州基本为辽所统一。（辽、宋两国在河北，以白沟河为界，在今保定北新城与雄县之间）。滦平属于北安州管辖（州治所在隆化）称兴化县（县治所说法不一，一说在滦河镇，一说在隆化）。

金（女真人，公元1115—1234年）灭辽后，在辽的基础上，于承安五年（公元1200年）把兴化县提升为兴洲、置节度，隶属大定府（大定治所在今宁城），下辖两县（宜兴、利民），金初时小城子为兴化县之白檀镇，泰和三年（公元1203年）置宜兴县。金代的兴洲治所在学术界也是一个争论的问题，各持已说，一说在滦河，一说在隆化。上面所说的宜兴县城，就是现在兴洲乡的小城子。

元代（公元1271年—1368年）蒙古族统一中国之后，仍按金代建置设兴洲，属上都路（元之上京多伦），领县有二，兴安、宜兴。致和元年（公元1328年）将宜兴县升为宜兴洲，故此有大小兴洲之称，大兴洲制所一说在现在滦河，一说在隆化。小兴洲无疑就是滦平县兴洲乡的兴洲古城。

历史上的兴洲是塞外的一个重镇，也是当时重要的政治活动中心，它管辖的范围也是很大的。按《承德府志》记载：“元时宜兴洲界西抵丰宁县之上黄旗，东抵承德府之五指山，而小城于适当其中，知即为宜兴故治。”《府志建

置》部分又提供出两条证据。原文写到：“承德府东南之五旗山，有元大轮禅师碑称为兴洲宜兴县，知今滦平县及承德府之西境，丰宁县之南境，皆宜兴县地。”又说：“丰宁县西北之上黄旗汛（相当于现在区的治所），尚有元至正时（公元1341——1368年）石碣，为宜兴开平分界之，所知丰宁县之南境亦宜兴故地”。

契丹、女真、蒙古等北方民族建立起的辽、金、元三个政权，相继有四百五十多年，在这段时间里，北方基本呈现了统一的局面，南北政治、经济、文化的往来，特别是中原文化及先进技术的传播和推广，促进了北方民族的进步和发展。滦平这一带也是如此。比较最突出的还得说辽代这二百年最为明显，社会稳定时间比较长些，他们仿照中原，采取了一些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措施。另外，滦平这个地方始终是州、县的所在地，是这一带的政治中心。是宋、辽两国交往的通道，也是辽国中、南两京往来的重要通道（辽有五京：上京临潢在今内蒙巴林左旗林东镇旁；东京在今辽阳；中京在今辽宁的宁城；南京今之北京；西京今之大同）。沿途有供两国使节及耶律氏王族统治者住寓的驿馆。据考证，经过我县的路线是：自虎北口馆过德胜岭（今十八盘梁），或越雕窠岭（今之要子沟梁）至新馆（在今平坊西硷场沟门附近）。由新馆行之七里过偏厢岭（也叫偏枪岭，今之平坊乡偏岭梁，至卧如来馆，一说在大屯乡今喇嘛洞之西院，洞由原有石卧如来佛象。一说在窑岭小梁）。自卧如来馆东北行至柳河馆六十里。五里过石子岭（今韭菜沟去金沟屯的小梁子）。三十里过乌滦河（滦河），四十里过墨斗岭（伊逊梁），六十里至柳河馆（馆址在红旗房山沟门）。自柳河馆东北行至

部落打造馆八十里（隆化韩麻营）。

辽、金、元的遗迹，在滦平全县到处可见，主要还是在四条河流的两岸，城池较多，遗址面积较大，遗存于地下或隐蔽在山上的遗物较多，在山沟小道偏僻处也不少见。历史上比较有名的“德胜岭”，就是滦平县的“十八盘”梁。德胜岭还称“思乡岭”、“辞乡岭”、“摘星岭”、“望云岭”，《宋史》、《辽史》中都有记载，北宋出使辽国的使臣王曾在其行程录中写道：“出燕京北门……至古北口，两旁峻崖，仅容车轨。又度“德胜岭”，盘道数层，俗名“思乡岭”，八十里至新馆”。

宋、大中祥符初年（公元1008年）遣路振使契丹，回国后撰《乘轺录》一书，其中写到：下虎北口（古北口）山，即入溪境……五十里过大山，名“摘星岭”，高五里，人谓之“辞乡岭”。

北宋的使臣彭汝砺经过这里时写了一首感情真挚而又充沛的“望云岭”诗：

人臣思国似思亲，忠孝从来不可分。

更于诸君聊秣马，请登高处望尧云。

这是彭汝砺在“思乡岭”上写的一首“思乡”诗。他回首远眺飘向南方的一团团白云，怀念南国，思念亲人的感情涌上心头。这种感情与忠于职守，完成出使北国使命的意愿，紧紧地交织在一起。

十八盘处于燕山大岭之中，山势险要，三面盘道十八湾，迂回而至山顶，所以后来人们叫它“十八盘”。“十八盘”不仅是辽中京通往南京必经的险要山关，也是辽、宋之间以及后来历代的南北交通要道，它与其附近的“偏枪岭”